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十集

古今說部叢書

卷一

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初版
中華民國四年一月再版

(古今說部叢書

第六十集
六冊)

(定價大洋壹元陸角)

校輯者 國學扶輪社

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

上海四馬路東首二十一號

印刷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印刷所

發行所 中國圖書公司
和記及各省支店

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及各省分館

此書有作翻必究
此書有權印必究

黃嬾餘話卷第四

吳興陳錫路玉田

西湖比西子

東坡詩。欲把西湖比西子。淡粧濃抹總相宜。以西湖比西子。自是新語。前此未人道。而東坡屢用之。次韻答馬忠王又云。祇有西湖似西子。潁州西湖詩亦云。西湖雖小亦西子。坡公必深喜是語。故屢見于詩。而後人稱西湖爲西子湖。遂成故實也。又李詡戒菴漫筆云。佳茗比佳人。未經人道。惟東坡詩有云。戲作小詩君一笑。從來佳茗似佳人。黃東發云。從來佳茗似佳人。恰與欲把西湖比西子。是天生之對。

小茶

元裕之五歲德華小女詩。牙牙嬌女總堪誇。學念新詩似小茶。注云。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。坡詩佳茗似佳人意。或本此。

環肥

古今說部叢書
嘗喜論環肥燕瘦。亦春蘭秋菊各一時之芳耳。太真外傳。明皇在百花苑便殿。覽漢成帝內傳。飛燕身輕。製七寶避風臺。恐其四肢不禁。戲妃曰。爾則任吹多少。蓋以妃微有肌也。妃對曰。霓裳羽衣一曲。可掩前古。頗思妃所自譽。辭氣間亦復有自嫌在。豈豐肌膩理。固不逮躑步纖腰耶。爲之一粲。

溫泉宮

太真外傳。華清宮有蓮花湯。爲貴妃澡沐之所。按華清宮本名溫泉宮。天寶六載。更名華清宮。陳眉公辟寒錄。紀一條殊艷異。溫泉宮池水。冬夏常溫。可浴。有楊妃月水二點。浸入石中。宛然如新云。

粧言二則

鄭侯升粧言。凡口不言。以意相示。皆曰語。陳後主詩。眼語送杯嬌。此眼語也。李白詩。佳人當窗弄手語。此手語也。云云。卻不及眉語。按劉孝威詩。窗疎眉語度。溫庭筠詩。眉語柳稊。詩家用眉語非一。又甯王憲寵姐。能作眉言。見女士龍輔女紅餘志。

紕言。又引爾雅。翼。蟻以鼻語。按爾雅。翼並無此句。又李白詩。佳人當窗弄白日。閒將手語彈鳴箏。是兩句。紕言并作一句誤。古樂府。手語出朱弦。注彈琴謂之手語。李詩本用此意。紕引與眼語類解亦誤。所謂手語者。如唐人崑崙奴傳。崔生謁一品紅綃妓與之手語。此乃是也。

杜牧之赤壁詩二則

杜牧之赤壁詩云。東風不與周郎便。銅雀春深鎖二喬。許彥周詩話。以爲孫氏霸業。繫此一戰。社稷存亡。生靈塗炭。都不問。只恐捉了二喬。可見措大不識好惡。其謂周郎赤壁之戰。所關甚大。此詩意不應切切于二喬。故譏之如此。然牧之此句。蓋有見于曹瞞當日。惟是爲不能忘情。覺其屠鄴疾召甄。有今年破賊正爲奴之嘆。則如二喬皆國色。亦不欲置之銅雀臺上乎。如此立意下語。是抉出老奸心事來。

路所窺牧之詩意如此。復得宋人鄭叔友之論劉項曰。項王有吞嶽瀆意氣。咸陽三月火。骸骨亂如麻。哭聲慘怛天日。而眉容不斂。是必鐵作心肝者。然當

垓下訣別之際。寶區血廟。了不經意。惟眷眷一婦人。悲歌悵飲。情不自禁。高帝非天人歟。能決意于太公呂后。而不能決意于戚夫人。杯羹可分。則笑嫚自若。羽翼已成。則歛歔不止。乃知尤物移人。雖大智大勇。不能免。右一段議論。字字淋漓。古今同慨。牧之詩。况爲顧曲周郎設想。那不用是爲切切。若持此意讀此詩。覺愈有味。

周僕射

世說周僕射。雍容好儀形。詣王公。初下車。隱數人。王敬美謂隱字費解。不如晉紀蔭映二字。按晉紀是謂伯仁善俯仰。應答精神。足以蔭映數人。此言初下車。隱數人。隱字亦有意。試看嵇延祖。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。則誰不爲其所隱耶。

郝夫人語

王右軍郝夫人。戒其二弟憎曇曰。王家見二謝來。傾筐倒庋。見汝輩來。平平爾。可無煩復往。按二謝謂安萬也。右軍第二子凝之婦。叔郝夫人語。較量彼此。

厚薄。宛然意氣聲口。儻亦是右軍之一蔽乎。

扣腹

楊玠娶崔吏部女。崔家富於篇籍。成婚之後。頗亦游其書齋。既而告人曰。崔氏書被人盜盡。曾不知覺。崔遽令檢之。玠扣腹曰。已藏之經笥矣。見談藪。扣腹語頗雋。亦是坦腹後一段佳話。

蔡邕無子

楊升菴云。昔人謂蔡邕無子。讀羊祜傳。祜蔡邕外孫。祜討逆有功。將進爵土。乞以賜舅子蔡襲。詔封襲關內侯。然則邕實有子。可補傳缺。王弼州宛委餘編。又引蔡充別傳。祖睦蔡邕孫也。一句證邕有子。亦同升菴之說。路按後漢書。蔡邕本傳。固不言有子。列女傳。董祀妻云。蔡邕女名琰。字文姬。興平中遭亂。陷沒於南。曹操素與邕善。痛邕無嗣。遣使者以金璧贖之。云云。白樂天酬微之詩。各有文姬才。裨齒自注。蔡邕無兒。有女琰。字文姬。又三國志王粲傳。粲在長安。中郎將蔡邕曰。吾家書籍文章。盡當與之。王荊公詩。中郎舊業無兒。

付。正用粲傳語也。昔人謂蔡邕無子。最有據。則蔡襲或是邕從子。子抑爲之後者。未可知。安得因祐傳乞封舅子事。而遽定邕有子耶。

羊祐爲蔡邕外孫

紫桃軒雜綴云。蔡邕女不止琰一人。又有一人嫁羊祐父道。道先娶孔融女。生祐。後娶蔡生承。二子俱病。蔡度不能兩存。乃專養祐。以得濟。而承竟死。其賢如此。非失節之琰可比。此按本王楙叢書。而紀錄有誤。叢書云。羊祐父道。先娶孔融女。後娶蔡邕女。孔氏生發。蔡氏生承。祐時發與承俱病。度不能兩存。乃專心養發。故得濟。承竟病死。其賢如此。古列女無媿云云。此說雖不知所據。然固謂叔子蔡出也。考羊祐傳云。祐蔡邕外孫。樂天詩。亦有中郎餘慶鍾羊祐之句。若如雜綴所云。是祐爲孔出。而蔡止生承一人矣。乃祐傳同不云孔融外孫也。君實蓋蟲憶叢書之說。而漫筆之致。有此誤耳。

窗眼

雜綴云。周美成詞。午粧粉指印窗眼。蓋謂粧成指有餘粉。拭於窗牖之眼。真得

女娃嬌媚之態。宋人乃謂人眉間名窗眼。是以粉指印眉心耳。若爾便成惡境。路觀叢書云。或謂眉間爲窗眼。說非無據。然直作窗牖之眼。亦似意遠。雜綴正本此。勉夫又云。僕嘗至一菴舍。見窗壁間粉指無限。詰其所以。乃其主人嘗攜諸姬抵此。因思周詞意。恐或然也。

參軍新婦

若使新婦得配參軍。生子不翅如此。戲語可發一笑。坡詩。賀陳述古弟章生子云。參軍新婦賢相敵。誤以參軍新婦作夫婦用。大失檢。或摘坡詩他謬甚多。故不及此何耶。

桃花夫人

息夫人。人稱桃花夫人。杜牧之題桃花夫人詩。注云。卽息夫人。而不言所謂。或云。桃李無言。息夫人也。此解桃花之稱。似涉度詞。按陽漢府城北有息夫人廟。在桃花洞上。人因稱桃花夫人。見漢陽府志。宋徐照亦有題桃花夫人廟詩云。一樹桃花發。桃花卽是君。

梅耦長落梅詩

宣城梅耦長落梅詩一絕。背城花塢得春遲。凍雀啣殘尙未知。聞說綠珠堪絕世。我來偏見墜樓時。漁洋詩話稱之。按此本廣平梅花賦。有如綠珠。輕身墜樓。二語本是現成。而宋人落花詩。已有綠珠樓上堪惆悵。宋玉牆頭又別離之句。於耦長尤爲數見不鮮。

蘇東坡贊

杜于皇咏坡公云。堂堂復堂堂。子瞻出峨眉。少讀范滂傳。晚和淵明詩。此四句都用山谷語。按山谷贊東坡。真有堂堂子瞻。出于峨眉之句。又詩有飽喫惠州飯。細和淵明詩云云。杜故不免擄擥鈍翁說鈴。及漁洋詩話並稱之。亦不可解。

針史

荊州街子葛清。自項以下。遍體刺白居易詩。凡二十餘處。人呼爲白舍人行詩圖。此事大奇。王阮亭香祖筆記云爾。按葛清事。見西陽雜俎。雜俎所載筍青

一類甚多。統謂之黥。又清異錄云。自唐末無賴男子。以箭刺相高。或鋪輞川圖一本。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。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飲酒蒲博之事。所交婦人姓名年齒行第坊巷形貌之詳。一一標表者。時人號爲針史。然則如街子所爲。亦殊不足齒數。阮亭獨爲之詫歎何耶。

花妾

杜牧之晚晴賦。雜花如妾如婢。山谷詩。香草當姬妾。不須珠翠粧。或用此。

韋蘇州答鄭騎曹求橘詩二則

韋蘇州詩。憐君臥病思新橘。試摘猶酸亦未黃。書後欲題三百顆。洞庭須待滿林霜。後人多言率爾成章。不知南朝有人于紙尾寄洞庭橘三百顆。正用此事。此丁用晦芝田錄所云。後山談叢。韋詩云。余往以爲蓋用右軍帖中。贈子黃柑三百者。比見右軍一帖云。奉橘三百枚。霜未降。未可多得。蘇州蓋取諸此。合觀二書所記。可見古人下筆。未便率爾。雖小詩。讀者亦須稔其根據。如楊用修所謂。頤中有物。嚼味自長。否則但垂飢涎耳。

東坡云。世傳王子敬帖。有黃柑三百顆之語。此帖乃在劉季孫家。韋蘇州有詩云云。蓋蘇州亦見此帖也。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。君家子敬十六字。氣壓鄴侯三萬籤。按東坡所云。亦第見黃柑三百之語。又一帖。其所未見。但黃柑三百爲子敬帖。而後山概以爲右軍。此誤也。

酒貧

齊邱子云。其夫好飲酒者。其妻必貧。樂天詩。家緣嗜酒貧。語自切當。

萍氏

周禮。萍氏掌國之水禁。幾酒謹酒。按寶革酒譜云。萍氏古無其說。本草述水萍之功。能勝酒。名萍之意。疑取之解。雖新。卻未的。時解酒之爲物。起風波于杯勺。其沉溺人。甚于水萍之草。無根而浮。名萍爲其不沈溺也。故水禁酒禁。萍氏兼掌之。此解較有理致。

鮑娘詩句

清波雜志。衢信間驛名兌谿。其水作三道來。作𠂇 師銜切 字形。鮑娘有詩云。谿

驛舊名多。煙光滿翠嵐。須知今夜好。宿處是江南。後蔣穎叔和之云。盡日行荒徑。全家出瘴嵐。鮑娘詩句好。今夜宿江南。穎叔豈固和婦人女子之詩。特北歸讀此句。有當于心。故戲次其韻。以志喜耳。按其說良是。蓋詩人之感致。往往如此。白傅詩有云。吳娘暮雨瀟瀟曲。自別江南更不聞。自注吳娘曲。爲江南吳二娘曲。所謂鮑娘之詩。猶之吳娘之曲。樂天身去江南。而憶吳娘之曲。穎叔身到江南。而稱鮑娘之詩。並出一時之託寄。而有此一首和韻之作。亦遂俾鮑娘之詩句。津津牙頰間矣。

煮粥詩

戒菴漫筆。載煮粥詩一首。不知誰作。食貧者諷之。殊不知誰之爲病也。記之左方。煮飯何如煮粥強。好同兒女熟商量。一升可作二升用。兩日堪爲六日糧。有客祇須添水火。無錢不必問羹湯。莫言淡薄少滋味。淡薄之中滋味長。

二宋貧困

宋元憲與弟景文。未第時貧甚。至節無以爲具。以劍鞘上裹銀一兩辦節。笑曰。

冬至喫劍鞘。年節當喫劍耳。記王彥輔塵史。入何氏語林。馮先生甚貧。猶有一劍。元憲諧語解頤。可想其風操也。

蓮坡詩話一則

近人蓮坡詩話中。載四句云。書畫琴棋詩酒花。行年件件不離他。而今七事都更變。柴米油鹽醬醋茶。曾記明人小說。稱一安貧士。嘗口占云。柴米油鹽醬醋茶。七般都在別人家。我也一些憂不得。且鋤明月種梅花。游戲之句。亦被前人道過。

淡飯之味

沈作喆寓簡云。予雖不事口腹。然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。食氣爲五味所勝。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。今年居貧久。遂至絕糧。典衣得米。炊熟一餐。不雜他物。穀實甘香甚美。八珍何以過。欣然自笑。予年六十有九。始知飯之正味。其餘不知者蓋多。又倪文節思言。嘗入一佛寺。見僧持戒者。每食先淡喫三口。以知飯之正味。人食多以五味雜之。若淡喫則本自甘美。不假外味。又云先

喫三口白飯。則已過半矣。後所食者雖無羹蔬可了。載經鋤堂雜誌。按文節所言。與寓簡語如出一口。陸務觀則以七字盡之曰。食淡方知飯味甘。吟咀間殊令人津津也。

坡詩用西施事

東坡代人留別云。他年一舸鷗夷去。應記儂家舊姓西。趙次公注云。按寔字記載西施家。施其姓也。所居在西。故有東施家。西施家。今云舊姓西。偶不契勘耳。野客叢書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疎鹵。恐言舊住西。傳寫之誤。近時陳申父辨之曰。西施焉知非其名。而必曰施姓西居耶。果爾則孟子當云施子。不當云西子矣。何故以居爲號也。長公定有說非誤。路按通志氏族略姓苑云。西門豹之後。改爲西。則是吳王夫差時。尙未有西姓。又西施一作先施。枚乘七發。使先施徵舒。賜文段干吳娃。閭閻傳予之徒云云。文選註。先施卽西施也。觀此則寔字記東施家。西施家之說。亦未足盡信。西子之稱。終不可得而詳。但知其爲美婦人而已。

熱記

避暑錄云。制科六論。以記問爲主。然前輩獨張安道吳參政長文題目。終身不忘。其餘中選後。往往卽忘之。蓋初但熱記耳。按熱記二字新。可以笑制科之陋也。

杜甫諡文貞

王弼州宛餘編云。偶閱張伯雨贈鈕憐大監詩跋云。曾爲杜甫請得賜諡曰文貞。虞奎章集紀其事。浣花翁得諡于元。亦奇聞也。

王弼州論畫竹

山谷云。右軍字似左氏。大令似莊周。王弼州卮言。則云文與可畫竹。是竹之左氏也。子瞻卻類莊子。是移山谷語作品目。

司馬長卿

揚子雲作太玄。夢口吐白鳳。他如五代劉贊夢金龜。唐張鷟夢紫文鸞。論者並以爲文章名世之兆。成都舊事有一條。臨邛令王吉夜夢一蜚蜚在都亭。